



隐秘的情人

〔美〕格温·戴维斯 著

谜一般的女人·谜一般的过去

隐秘的情人

〔美〕格温·戴维斯 著
麦倩宜 译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沈阳

隐秘的情人

Yinmi de Qingren

麦倩宜 译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230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 1/2

1988年10月第1版

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

责任编辑：薛 强

责任校对：李凡春

封面设计：清 竹

ISBN 7-5313-0201-2/I·189

定价：3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她的貌美，令许多男人为之动心、倾倒。

她，从小就没有父爱，因为她长得天姿丽质，婀娜动人。孩童时，姨父夺去了她的童贞，乡镇银行行长占有了她的肉体。在陌生国度巴黎，她再次受骗。生活所迫，她不得不忍痛将刚出世的爱女卖给一对夫妇。然而，欺辱、蹂躏、凄苦的厄运始终缠绕着她，终于，落入美国一位最有权势的巨亨之手，成为他的隐秘情妇……

她的过去，神秘莫测，她的境遇，令人哀叹，她的死，更是震惊美国东西两岸……

格温·戴维斯以描写女性故事著称。她的文笔清秀细腻，故事哀婉动人。由于她身居好莱坞比佛利山，对于影城的种种，均以冷峻、透彻的笔触而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。

主要人物表

蜜兰·甄——神秘高贵、命运坎坷的美女，身系最高机密。

维克多·林翰——蜜兰的情人，高阶层政治要人。

弗德·马士特——报纸发行人，蜜兰的爱慕者兼情人。

莉莉·马士特——弗德的妻子，善良温和。

哈卜·米契——前任宇航员，海军上将，正直的君子。

柔·包得文——美丽聪颖的女律师，哈卜的情人。

克莱儿·安佛力——电视台女记者，哈卜前女友。

戈顿·葛森——作家，马士特的同学兼朋友。

狄威·艾凡·强纳——国务院秘书，英俊挺拔，暗恋蜜兰。

布杨·累士——名艺术家，尖酸刻薄，热中研究谋杀案。

哈芮·贝尔——愤世嫉俗的名制片家，她引蜜兰进入金粉界。

洛·萨利诺——警探，锲而不舍地调查一桩重大命案。

史迪夫·郝耳——蜜兰和莉莉的美发师，乐观风趣。

尼克·杰塔——蜜兰的写作教师。

第一章 峡谷餐馆

不认识蜜兰的人都觉得她高不可攀。她宛如一头母狮，在社交的丛林中巡弋徜徉，帝王见了她也要臣服，教士见了她也为之心动。

没有人知道她来自何方。正如她善于选择衣着，把绝佳的身段烘托得无懈可击，她掩饰出身的技巧同属一流。当她开始和维克多·林翰打得火热时，连联邦调查局也摸不清她的来路与底细。

其实，她也不曾欺骗说谎，只不过是她的微笑往往使人们忘记了原先提出的问题。她的嘴唇丰满而略宽，孩子气地微嘟着，仿佛没吃到喜爱的冰淇淋。然而只要她绽出笑靥，一切的不满便为之烟消云散，使所到之处满室生春。她的左门牙略微偏斜，压在右门牙上，但这个小瑕疵却更增添了她的魅力。维克多初识她时，曾提议出资替她矫正，那时她才十七岁，他已五十五，可是等他们见过两次面后，他就再也没提起矫正牙齿的事了。

即使是她最要好的朋友莉莉·马士特，也不比别人更了解她。然而，她却深爱蜜兰，并能看穿她冷漠的外表，体会出她那颗温柔善良的心。维克多·林翰去世时，蜜兰企图自杀，莉莉闻讯后，立刻偕同丈夫搭乘私人喷气机赶去救她。在莉莉眼中她备受伤害，却绝没有害人之心，她不是个成熟世

故的情妇，只是个脆弱无依的小女孩。马士特夫妇将蜜兰带回纽约，合力安慰她，劝她回心转意，再现生机。

莉莉好言告诫她：你的生命才刚开始。尽管莉莉并不清楚蜜兰的一切，但她依然了解蜜兰，一如她了解自己的孩子为何哭泣，只是可惜她并没有孩子。但就某一方面而言，蜜兰等于是她的孩子。那一段日子，莉莉经常拥着蜜兰，将满腔的温柔与爱心发挥到极限。她从来不追问蜜兰的过去，也不因蜜兰情妇的身分而对她下武断的评判。她深受蜜兰某种特质感动，却不知还有许多人也为蜜兰其他的特质而动心。

外面风言风语，说蜜兰是维克多一手造就成的。可是，谁也不知道维克多是从哪儿发掘到她的。他俩的韵事震撼了整个政治界，因此人们更加热心地调查她的来历与身世，甚至连精神病医生那儿都打听过了。尽管如此，他们都徒劳无功，但唯一重要的真相却是，维克多一手创造的女人魅力无边，他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和她出现在公共场合，尽量少让她见人，这些他都尽可能去做。

然而，要蜜兰不引人注目，真可说是难如登天。她的双目是浅绿色的，浅得几近透明，相形之下，黑色的瞳仁就愈发乌黑晶莹。她的左眼有轻微的散光，使她显得冷漠孤傲，高不可攀，但她却不肯戴眼镜，甚至连隐形眼镜都不肯，唯恐眼球会被擦伤，这么一来，她为了要看清人和物，只得斜眯着眼，费劲地调整焦距。

她浓密金色的秀发如丝绸般垂至肩头，往往随着她甩头的动作飞扬起来，张成一片亮丽的网。再加上她人高腿长，走起路来更是潇洒大方，全身散发着贵族般的气派，以及明星般的架势。

只有莉莉知道蜜兰其实相当害羞、脆弱。莉莉觉得象蜜

兰这样的大美人，居然也会害羞，真是太令人感动了。原来外表十全十美的人，也和缺点多的平凡人一样缺乏安全感！莉莉从不觉得自己漂亮，但她始终认为，任何人能拥有蜜兰那般修长的身段，小腹平坦，臀部浑圆，再加上微翘的鼻尖，一生必定能顺心如意，多采多姿。因此，蜜兰的谦虚及羞怯，就更赢得莉莉的喜爱，莉莉也一心用爱的攻势，来突破弗德企图在蜜兰四周建立的碉堡。

莉莉深爱丈夫弗德，他的脾气很好，最擅长的只有做生意，尤其不善交际，尽管他参加过许多宴会，雇用许多公关人员，却依然无法完全适应社交生活。他和维克多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但却信奉维克多心目中的偶像。他们家中摆满了维克多的相片：维克多和弗德在高尔夫球场、餐厅、饭店及维克多游艇上的合照。弗德觉得象维克多·林翰这样的大人物，竟如此发自诚心地喜爱他，真令他有些受宠若惊，莉莉也同样感到兴奋。她偶尔去参加一些上流宴会，那里的男男女女都竭尽所能地表现自己，好受人欢迎，回去之后却如释重负地往床上一倒，庆幸别人不曾发现他们的浅薄。因而弗德与维克多的友谊，不啻一份进入上层社会的通行证。当维克多邀请弗德上他的游艇度假时，弗德兴奋得象个孩子似的，因为即使是维克多最亲近的交游圈内，也很少有人荣幸应邀上《波娜娜号》一游，这一切，显然是受蜜兰之赐，于是乎弗德对这份友谊就格外珍惜重视。

弗德是报纸发行人，他办的众多报纸都设有专栏，刊些名人丑闻、花边新闻之类的东西，但却绝不刊登有关维克多和蜜兰的消息。当维克多因血栓丧生后，各报刊杂志莫不争先报道他的丧礼遗嘱，以及蜜兰，就连《纽约时报》也不例外，但马士特的数份报纸却尽量轻描淡写。这一切全出于两

个男人之间的交情，莉莉对丈夫重义气的做法颇为钦佩，她从未想到他还会有别的动机。

莉莉·马士特是个再单纯不过的女人，她虽然置身复杂的环境，可是她唯一世故之处就是非穿“艾道夫”的服装不可，而且和同样穿这种牌子服饰的女人同餐逛街，购买更多同一品牌的服饰。她别的还好商量，但若要求她穿得平凡无奇，她就会全身难过。她这么着意打扮、注重穿着，说来说去全为了不丢丈夫的脸。所以才跟那群阔太太们争奇斗艳。毕竟女人们对时装的关心，绝不亚于男人们对核战争的关切。她一向很少看丈夫所办的报纸，顶多随手翻翻，看看自己是否上了报纸，顺便做做样子，让丈夫看了高兴。想当年，他们新婚后那段尚未发迹的日子，毫无社交生活可言，尽管她现在养尊处优，一切家务都有佣人代劳，她却十分怀念亲自购物，和弗德一同分担家务的滋味。

也因如此，她才特别喜欢帮助蜜兰，因为这个女孩悲伤忧愁，因为她属于林翰，因为林翰爱屋及乌地喜爱弗德。莉莉不断告诉蜜兰：她前途似锦，却万万想不到自己的丈夫也在蜜兰的远景中轧上一角。

如今，蜜兰和弗德之间的暧昧也成了公开的丑闻，莉莉置身其间，内心充满恐惧，她对弗德近来的表现深感迷惑，尤其气愤蜜兰竟恩将仇报，勾搭她的丈夫。她几度想和蜜兰摊牌，可是她天生就不善于和人扯破脸皮谈判，再说，她宁可保持现状，而不愿去面对爱情不忠实，友情不可靠的残酷现实。就算她自欺欺人，那也总比戳穿一切，让自己失去生趣要强。悬疑起码能保有一种力量，不致使自己崩溃。

轿车在餐馆前停下，司机替她拉开车门，一边鞠躬致意。她步下车，只见月光如水，照亮了纽约的市街，但她却无心注

意这些，迅速走进餐馆，询问领班她丈夫是否到了。她尽量压低声音，但还是有几位客人回过头来，正巧听见领班回答：

“马士特先生还没到。”如此一来，她除了失望，更多了一层尴尬。尽管餐馆里宾客如云，充满了人声笑语，却照样没有什么隐私，也保不住什么秘密。

其实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！“闲话”是峡谷餐馆最受欢迎的菜点，而全纽约也找不出弗德·马士特和蜜兰更可口的点心了。

莉莉紧张地随着领班走到最角落的桌位前。若是以前，她会很注意是否坐在餐馆最尊贵的桌位上这类的问题，但今晚她却无心于此，她的婚姻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，逼得她几乎昏厥，若她果真当场昏倒，那么餐馆中的食客无疑会一回到家，就忙着打电话广播这项新闻，谈得津津有味。

昏眩感过去了，她将视线集中在自己的高跟鞋上，避开其他客人质疑的目光及同情的眼神，他们全象一群秃鹰，环视一旁，准备扑上来啄食她婚姻的残骸。可怜的莉莉，被丈夫甩在一边，形单影双地出现在公众场合。

她知道他和蜜兰在一起，这件事人尽皆知，弗德·马士特一向只为报纸着迷，而他的报纸常用的丑闻大标题，如今很可能会冠在他自己头上。

她隐约听见人们的交谈声，不禁期盼这里的灯光能稍暗些，桌位距离再远些，好让她躲在角落，不引人注目。

弗德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？不论他是如何迷恋蜜兰，莉莉都知道他仍爱她。他们曾经同甘共苦，早在纽约发迹之前，他们曾在底特律度过一段艰辛的岁月，成天为柴米油盐操心，为未来感到恐惧，更为膝下忧虑而担心。弗德脚踏实地，从不做空幻的梦想，因此他这回一定也清楚自己的所作

所为有多荒唐，一切到头来也只不过是春梦一场。

此外，他从来就不是那种愿为女人冒险的男人，事业就是他的生命，他由其中能获得快乐，成就与满足。对于女人，他从未认真过，只觉得她们是“权力游戏”中的奖品，犹如一流高级轿车，全是非必要的附属品。然而，蜜兰却不只是个女人，她更宛如一股大自然的力量。

莉莉环顾四下，满眼尽些些愉快幸福的人。她诧异地发现，自己竟然也会妒嫉。更糟的是：她也是深爱着蜜兰。她一边走向桌位，一边告诉自己，我不生气，只是担心，弗德为什么还没出现，对他而言，这约会相当重要。她看见他们的客人已坐候一旁，英俊的脸庞，气派十足，一见她来，立即起身相迎。

“米契上将。”她也连忙招呼。“抱歉，他还没来。我真想不通他怎会迟到。”这当然不是真心话，她当然知道他为什么迟到，也知道使他迟到的人是谁。

“不用称呼我的阶级。”哈卜·米契微笑握住她的手，扶她就座，又说：“这样太拘束了，叫我哈卜就好。”

他有意让她轻松，但她却反而更胆怯。即使不称呼他的阶级，他也没穿军服，但他还是焕发着军人的气质，再加上方肩阔胸，更是雄赳赳，气昂昂的。他外表十分利落，尽管年纪大了，看来仍十分年轻。莉莉知道，他在六十年代曾担任过太空人。他五官端正，澄澈的蓝目平和安详，皮肤光滑，只有一头灰发显露出他的年龄。

“我相信弗德马上就会来。”莉莉嘴里虽然这么说，内心却很怀疑。身为一个忠贞妻子的坏处就是：凡有人批评她丈夫不是时，她都会生气。甚至包括她自己。她仍把他当成一个顽皮的孩子，玩够了就会回家，乖乖准备屁股挨揍。

“我不急，能跟一位漂亮的女士同座，永远是件令人愉快的事。”他说。

这么看来，他还有绅士风度。此刻，她开始替弗德难过，惋惜他没能和他们一起聊天，引导谈话内容。她既不知道军人除了战争之外，还有什么兴趣，也不太了解有关太空人的事。尽管如此，她却不想代弗德谈论生意，唯恐说错什么，反而不好。哈卜·米契做的是航空生意，弗德近来对这一行也很感兴趣，但莉莉对这方面却毫不关心，不论他如何热心地唤起她的兴趣，或者兴冲冲地和律师、会计谈论业务，她都无动于衷，她宛如一个谦卑的女人，总象躲开目光似的，把一颗心也躲到一旁，刻意漠视丈夫的一切。但她并不笨，尽管她不想关心，却自然而然地知道不少事情。

她担心哈卜不喜欢做妻子的人过问丈夫的事业，因此更加绝口不提生意，只谨慎地挑了个最保险的话题：婚姻。最起码在蜜兰还未介入前，这话题一直是最安全，最令人安慰的。

“你没带太太一起来吗？”她问。

“凯蒂不喜欢纽约。”

“我和她或许会谈得来，我到现在也还不太习惯纽约。”

她看见史丹·杜生坐在不远处，他是个经纪人，此刻正和某歌星的儿子马提·方坦热切地交谈着。莉莉由于经常参加宴会，因此认识各式各样的名人，至于认识马提·方坦，全因为她是他爸的歌迷之故。

接着，她又将注意力转回哈卜·米契身上。她知道他前不久才从香港回来，于是问他那儿的月亮如何。哈卜似乎在认真思索，仿佛生平头一次听到这种新鲜问题。

“明亮无比。”他终于回答。

“我想象得出。”其实她一点也想象不出来，她根本心不在焉，一心惦着弗德，既然他如此重视这次会谈，怎么会迟到这么久？她在无意中听见弗德和哈卜通电话，当时弗德一直怂恿哈卜一道用晚餐，顺便谈生意，他没理由不赴约呀！

“我去打个电话找弗德，真不知他为了什么耽搁了这么久。”她说完便起身走向电话亭。一路上，几个她并不认识的人对她微笑。说来这全是绯闻之故，弗德和蜜兰的关系，连带使她的知名度陡升，不论走到哪儿，总会有人认得他——既将被弗德·马士特甩掉的贵脸婆。到时她才真的成为“旁的女人”，真讽刺。

蓦地，她耳畔传来一阵尖锐的笑声，她稍稍扭头，瞥见那号称世界上第二富婆的女人。此刻，她窘得连脖子也红了，认定人家笑的一定是她。她并没有听见那桌人在说什么，为此她既轻松，又苦恼。

她步下台阶，扶着栏杆，唯恐跌倒。果然，先前的晕眩感再次出现。她将硬币塞进公用电话，拨了弗德办公室助手的号码，询问弗德的下落。助手答说马士特先生五点半就离开公司，前去参加一个鸡尾酒会。弗德是个工作狂，即使去和蜜兰幽会，他都会在备忘录上列为参加鸡尾酒会。

接着，她又拨蜜兰住处的号码，她知道那地方的租金是弗德出的。结果话筒里传来的竟是蜜兰录音的声音。要她留话。她那低沉富有磁性的声音，此刻听在莉莉耳里，分外觉得暧昧，充满了勾引的意味。莉莉挂断电话，拨回自己的住处，询问管理员弗德有否打电话回去，管理员答没有。

她沮丧到极点，汗水滑至颈项，濡湿了那串红宝石项

链。她返回桌位，对哈卜说：“没人知道他的下落。”

他们前方的桌位上坐的是前任州长夫人，加拿大前任总理夫人，以及西薇亚·喀来奈——一位参议员夫人，此外还有位花边新闻记者，正忙着记录她们谈话的内容。蓦地，莉莉耳边又响起一阵马嘶般的尖笑声，又是那位希腊富婆，只见她仰着头，笑得东倒西歪，莉莉心想那女人八成整天与她那些名驹为伍，所以连笑声都与马嘶相去不远。她除了收集名驹之外，当然也收集春宫影片。弗德常对莉莉灌输观念，表示看看春宫并无伤大雅，但她却不以为然，总觉得把大把钞票花在拍摄那些肮脏的玩意上，实在不可理喻。她没嫁给弗德前曾担任教师，因此深信罗马帝国就是因荒淫无度才灭亡的。

为什么人们都满脑子色情？为什么对这些低级趣味如此热中？她真厌烦这些人的嘴脸。

“我们还是先点菜吧。”莉莉提议。

“再等一下好了。”

“我饿了，相信你一定也饿了。”她说着便朝侍者招手。

马提·方坦的桌位上忽然起了骚动，史丹·杜生提高嗓门道：“我从没说过那种话！”

“你答应过我那些权利的！”马提跟着嚷。

“我们没有正式的合约。”

“你少要我，龟孙蛋！”

“你竟敢当着我太太讲脏话！”

“你什么时候这么尊敬起女人来了？”

“起码我要个婊子老婆！”史丹反唇相击。

方坦当即站起来，顺手拿起酒杯往史丹脸上一泼，不料

他没抓紧，手一松，连酒杯也碰到史丹的脸上，将他眼睛下方割了一道伤口，顿时血如泉涌，史丹的太太吓得连声尖叫。

“你这混蛋！”史丹尖叫道：“我看不见了！”

“那正好！”马提边站起来边说：“你本来就是瞎了眼的经纪人！真是再合适不过！”他顺手将餐巾往史丹脸上一甩，掉头就走。

“我不会放过你的！”史丹正好用餐巾捂住血淋淋的伤口，忿然吼道：“我要告你，你死定了！”

但马提已走出餐馆大门，把门狠命一摔，将议论纷纷的众人甩到脑后。

史丹吼着问：“这里有医生吗？”

“我是医生。”乔治·派纳挺身而出，走向史丹的桌位。“我们应送你去医院急诊处。”

这当儿，莉莉突然感到如释重负，因为餐馆里的人此刻终于将注意力移开，不再盯着她的一举一动了。她相信史丹不会有大事，如果他要住院，她会送花去慰问他，明天一早，她会派秘书和他太太联络，询问他的情况，再做决定，但她还是相信他不会有问题。

战争结束后，总算和平了，大家都安下心来点甜点。甜点都上了，弗德却依然未曾现身，莉莉忍不住心焦如焚，同时内心升起一种不祥之感，正如她父亲去世那晚，她尚未得知噩耗，心中就有所预感。于是她对哈卜说：“弗德一定出事了。”

他伸手扶在她手上，安慰她：“不会的，他一定有事耽搁了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她说却不由自主打了阵冷颤。

“走，”他朝侍者做手势，示意结帐，然后拿起她的貂皮大衣道：“我送你回家。”

他们出来时众人依旧对他们行注目礼，要不就假热情地打着招呼，最后，她几乎是跑着出去的。

她知道此刻弗德和蜜兰在什么地方。他虽然有许多落脚处，包括他替蜜兰在华尔道夫大楼下买下的公寓，以及纽约城内无数个旅馆，但她却认为他们极可能在戈顿·葛森那儿。戈顿是弗德大学时代的室友，但弗德念完一学期后就辍了学，不过依然和戈顿保持联系，仿佛想从他那儿弥补未能取得大学文凭的缺憾。

但是，莉莉却有些害怕戈顿。他生性开朗，表面上他和她很好，见了面总是热烈得很，还不停说要和她常聚聚，可是却从来不曾打过电话给她。她并非特别想和他交朋友，只不过内心实在太寂寞了。弗德整天忙进忙出，把她冷落在一旁，她需要一个能交谈的朋友，偏偏戈顿却作弄她，吊她胃口，使她自觉上当受骗。

她因而不信任戈顿，弗德常劝她不要钻牛角尖，但她却无法不钻。她气戈顿虚伪，于是设法劝弗德疏远戈顿，常对他说戈顿这人不可靠，但弗德却我行我素，和戈顿俨然死党。在莉莉眼中，戈顿虽然投机取巧，虚伪不实，但他却自认为传记作家。

莉莉这天早上在报纸花边消息栏看到一则消息：当晚“伊蕾饭店”将举行一场晚宴，庆祝某杂志选出的“年度小姐”。莉莉知道戈顿最爱凑这种热闹，攀龙附凤的，乘机提高自身知名度。

哈卜送她到了家门，问她：“是否要我陪你，直到弗德有消息？”

“不必了，”她客气地推辞，内心却希望自己能抛却无谓的矜持，大喊道：好的，请你留下来帮助我，陪伴我。但她却依然口是心非道：“不过，还是谢谢你。”

“我明早再打电话给你。”他说着还习惯性地朝她行了个举手礼。

她一关上门，立刻到电话旁，拨到“伊蕾饭店”，寻找戈顿。

他果然来接电话：“喂？”

她听见话筒里传来刺耳嘈杂的乐音及笑语喧哗。“对不起戈顿，打扰你了，我很担心弗德，他在你公寓那儿吗？”

“请问你是谁？”

“戈顿，求求你，我是莉莉·马士特，别再和我装傻了，我担心他会出事。”

“你为什么打电话给我？”

“他在你公寓那儿吗？”

“我听不见你说什么。”

“他在你住的地方吗？”她扯直了喉咙。

“莉莉！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居然会做这种事，到处打听自己丈夫的行踪！”

“噉，戈顿，别这样！我不是来查勤的。”她开始哭泣。“他出事了，我知道。求求你，回家看看他在不在，一定出事了！”

戈顿和许多纽约人一样，从出生起就住在这座大城市，混得还不错，又以文学家自居，因而选了西区的高级住宅大厦，当做安身之地。那儿有花园铁门，还有全天候的守卫，但这幢大楼却发生过谋杀案，因此多提防些总不为过，戈顿